

TRUE COLOURS

双城博弈：职场情人

首部反映高级灰生存现状的职场小说

青草令 著
QIAN JIANG

身居五星饭店公关&国外名企财务总监的“高级灰”

讲述一个女人博弈于职场与情场的奋斗史！

宁夏人民出版社

双城博弈：职场情人

TRUE COLOURS

青草令·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城博弈:职场情人 / 青草令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227-04072-9

I. 双… II. 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008 号

双城博弈:职场情人

青草令 著

选题策划 文 一

责任编辑 唐 晴 朱 立

特约编辑 文 一

装帧设计 艾维马克

责任印制 吴宁虎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延风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072-9 / I.1084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何为“高级灰”？

穿灰色行政套装，用最先进的电子商务设备，飘淡淡的香水味；大多具有硕士以上的学历，身居管理层要职，是猎头公司热衷的逐鹿对象；挂着职业性的自信微笑，以“一切尽在掌握”的姿态流连于商务会所，穿梭于高级写字楼、星级宾馆，逗留于国际机场，飞行于城市上空……这就是高级灰给人的印象，不管是在二三十年代的华尔街，还是现在的悉尼、北京、上海，这些处于顶端的管理层始终都是大家关注的对象，不管是CEO、CFO，只要符合上述标准，就都可以被称为“高级灰”。

“高级灰”VS“白领”：

当“白领”这个词还在大行其道的时候，“高级灰”的概念也已经被大多数人所熟悉和应用那么高级灰和白领的区别有哪些呢？

本来脑体分工就无绝对，现如今更是什么都与“电脑”、“自动”沾着点边，机器才是真正的“蓝领”，其他，都被漂得雪白雪白，如今，只要是坐在办公室的各位是否都有真时髦、真高尚、真优越的感觉？于是“白领”这个词汇不再适用于少数人，怎奈时尚的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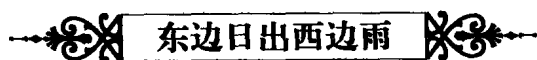
利眼是万万容不得如此这般的一团和气，泛滥即恶俗。于是新名词出现：“高级灰”。

这回是真的出类拔萃了，单凭一个“高级”就足以让圈中精英翘楚直冲九霄云天。无论是返璞归真的“老总”、人气依旧的“CEO”，还是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主管、总监、首席，只要不是浪得虚名，大抵都能列入“高级灰”行列。

不要以为他们坐拥令人艳羡的高位，拿着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高薪，日子就真能够如何滋润。其实，“高级灰”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责任感要比普通上班族大得多。

目 录

东边日出西边雨	1
道是无情却有情	59
回首向来萧瑟处	149
一蓑烟雨任平生	197
ENDING	267



Life is like chasing a storm;
At times you even don't know who's chasing whom.
But one thing is almost certain.
When you come out of the storm you won't be the same person who walked in.

一个春日的下午，悉尼情人港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芳菲正在进行一场面试。

谈话已近尾声，面试官频频点头、微笑，满意已溢于言表。

“最后一个问题，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负责，细心。”芳菲答得胸有成竹，既然应聘的是财务主管，这个答案最安全。

“很好。”金发碧眼的面试官已决定结束谈话，“我可不可以复印一下你的学历证书、职称证书？”这似乎是她已进入下一轮面试的暗示。

“当然。”芳菲笑了，这笑容还未完全绽开，就在脸上尴尬地凝固了，因为，她发现所有的证书竟然不翼而飞……

黄昏的悉尼，宁静而美丽，一群洁白的海鸥栖息在茵茵绿草上，任夕阳涂抹上它们的羽毛。芳菲无心欣赏周围的景色，刚才面试官狐疑的眼神，虽然只是一闪而过，却深深刺痛了她。她一定是把装有证书的文件夹随手落在来时的火车上了。如此粗心居然还自夸细心，实话成了笑话，资历成了空口无凭，她这次败得彻底又窝囊。芳菲懊恼地用食指敲敲太阳穴，她本不是马虎的人，今天是怎么了？是紧张？不，累积了几十场面试的经历，她已经能有效地控制情绪。是轻敌？不，知名跨国公司，能一展伸手的职位，就为这两条，她对今天的面试作了充足准备。难道是因为凌远？她叹了口气，心头钝钝地一痛。

不知不觉，车站到了，一辆双层火车刚巧呼啸驶来。她跳上车，晃到二层靠窗的位置，心事重重地坐下。为什么，即使往事已如烟散，即使人已各奔西东，凌远的消息，依然能扰乱她内心的平静？今天早上，她正在网上为面试搜集资料，MSN上叮的一声，跳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我的老板，你的前老板——凌大总裁离婚了。”

芳菲不屑地回复发消息的英子：“你不如告诉我太阳是方的。”

“不信，上网看！”英子回复得更干脆。

芳菲马上如鱼般，跳入某门户网站。果然，娱乐版的头条新闻是——“知名女主持人依云坦承离婚”，她的丈夫，正是京城历史悠久的五星级大酒店——帝豪都会的总裁凌远。

“这事蹊跷！”英子发消息紧追，看见芳菲许久没回复，又追加一条，“你一定知道原因。”

芳菲不敢不回了：“关我啥事？人言可畏，小心错伤无辜。”

“同事都猜这事和你的前任经理蔚蓝有关。”芳菲又沉默了，当蔚蓝的名字出现在荧屏上，她的心如被针刺。

“蔚蓝离开酒店后音讯全无，这太不寻常。你是她最得力的下属，也是酒店中她唯一的朋友，一定知道不少内情吧？”

“花落无声。”芳菲打下这四个字。

“别玩深沉，蔚蓝到底去哪了？会不会摇身一变成凌太？”

芳菲写道：“你见过花落能复开吗？”

“什么意思？”

芳菲不答，逃下了网。英子是对的，她心中的确隐藏着大秘密，那些往事，她无一刻淡忘，却怕别人来碰触。

正回忆间，车外熟悉的景色把芳菲拉回现实，离家还有一站地，可她宁愿在此下车，沿海岸线走走。

黄昏的海边，行人稀少，只零星有几个垂钓者，在落日余晖中等待着最后的收获。芳菲望着白浪孤独地拍打着岩石，心头掠过一丝落寞。“我为什么总在为难自己？”她在心中自问。当年在帝豪都会，她是酒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公关经理，就在别人羡慕着、议论着她的好运时，她却毅然决定出国留学。到了澳洲，她又把专业转为财会，不只是为了容易谋职，而是因为厌倦了八面玲珑的公关岁月。当风雨过后，当风光历尽，她只渴望过相对宁静的日子。毕业后，作为一个没经验的外国人，工作难找，她只能委身在一家中国人开的小公司，做秘书兼财务。如今，她取得了澳洲注册会计师资格，想鱼跃龙门跳进本地大公司，却苦寻一年无果。今天，好不容易曙光乍现，却被自己一脚踢飞……正想着，她忽然感到一只手拍在肩上，定睛一看，竟是一只毛茸茸的爪子，再一看，一只高大的苏格兰牧羊犬正竖起身，向她吐着舌头。芳菲听到自己的尖叫刺破了海边的宁静，慌乱中，她似乎把什么东西踢入了海中。

“Peter, stop!”

一个垂钓者站起身，用标准的澳音呵斥着。那庞然大物立时乖乖地伏下身。

“对不起！”狗的主人向她歉意地笑笑。芳菲打量着他，刚硬的脸部线条、晒成微褐的肌肤，配上黑色的T恤、淡蓝的仔裤，使整个人看上去充满活力。

“没什么。”芳菲的呼吸依然急促。

“它喜欢你。”那人指指正在向她摇尾的Peter。

“只要它不吓人，我会喜欢它。”芳菲蹲下身，抚摸着Peter，无意间瞥见一只褐色的

拖鞋正孤零零地躺在沙滩上。鞋怎么会只有一只？芳菲觉得奇怪，再看看那个男人赤裸的双脚，突然明白了什么，尴尬地说：“刚才，我好像把一只鞋踢进了海里。”

那男人哈哈大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

怎么这么多人都有秘密？芳菲想。

“我，从来没喜欢过这双鞋。”

突如其来

芳菲回到家时天已全黑，室友娜娜特地在花园里留了盏灯。灯光把一丛丛不知名的花，装扮得格外娇媚，而游泳池在月光下梦似的躺着。在这悉尼首屈一指的富人区，以她的财力，甚至租不起哪怕是一小间房，但娜娜是国内富商的女儿，留学时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当她看到芳菲住的破旧、阴暗的木板房，就死活把她拖来同住。

听到芳菲开门的声音，娜娜炮弹一样冲出来，喊道：

“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

“面试呀！”娜娜刚沐浴过，头发湿漉漉地披在秋香绿的睡裙上，整个人清新得如滴着露珠的绿叶。

“没戏！”

“你呀，这样苦找是没用的，要建立 Network(关系网)。这个区住的尽是大公司的老板、金领，你要引起他们注意。”

“你是说，挂块牌子站在路边，上书‘请注意，这里有财务主管一名’？”

娜娜随手丢来一只橘子，说：“真蠢，去教会呀，很多鬼佬都信教的，到那里混混就熟了。”

“上帝他老人家一向不疼我，为找工作临时抱神脚，只能更不招待见。你倒是天天去呢，钓到金龟婿了吗？”

“我口语太烂。上周在家闷头背了三天《圣经》，以为英语突飞猛进了，找了个金发帅哥聊天，他说感觉在和圣母谈话。你说，谁愿和圣母调情呀？”

芳菲笑笑溜进自己房间，打开电脑上了网。此刻她只想游逛在虚拟世界里，忘掉现实中的无奈。她登录了 MSN，把签名改为“也不靠谱一回”。马上，有消息发来，她瞥见图标上闪着寒光的剑，感到一丝温暖，是剑客。一次，他无意中撞入她的博，从此成了忠实读者，经常留言，时间长了，她感觉这个素昧平生的人如老友般亲切，就给了他 MSN 号。

“做错事了？”剑客问。

“嗯，很糗……”芳菲说了面试的经历。

“你手里如果还有那些证件影印本，就扫描后发过去。”

“在澳洲，复印件不足取信于人，除非有太平绅士的认证章。可，没了原件，谁肯认证？”

“你混迹职场多少年了？”

“四年。”

“四年却连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

“啥？”

“重要的是态度！”

芳菲如醍醐灌顶，马上照剑客说的，扫描了复印件，诚恳地写了道歉信，再按照面试官名片上的电邮地址发出。这时，她才仔细端详这张名片，发现面试她的人竟是财务总监——一个能拍板定案的人物。

“发了。”芳菲通知剑客。此时她的签名已改为“你说话像 CEO”。

剑客发了笑脸，说：“下班了，再见。”

第二天，芳菲早早来到公司——一间坐落在摩天大楼中的不起眼的房产中介。正值悉尼房产淡季，电话铃难得一响。她悠哉游哉地在网上闲逛，突然手机响了，是昨天面试的公司。人事部小姐用悦耳的声音说：“我很高兴地通知你……”她心跳加速，成了，一定是成了，在心脏跳出嗓子眼之前，接下来的话使她平静下来。原来，她只是进入了下一轮面试，时间是今天中午。她的心情有如一个自以为拿到冠军的长跑运动员，“冲刺”后才发现自己还差一圈。今天要见的是什么人？这一去是一锤定音，还是功败垂成？她一边心中嘀咕着，一边悄悄登录到 MSN，剑客不在，不过她还是发了消息——“我进入了下一轮面试”。没想到一秒钟后，就收到剑客的回复“就当这次机会是捡来的，放松地做一场 TalkShow(脱口秀)”。他的状态依然是离线，这么说，他是隐身登录。他是太忙还是在躲避什么人？他说自己人在北京，这个时候北京是早晨五点，他平时起这么早吗？芳菲揉揉太阳穴，喃喃自语道：“我什么时候这么八卦了？”

中午，芳菲提前半小时溜出公司，想在唐人街吃过午餐再去面试。她走进街口的“朱妈妈小吃店”，那一排排大红灯笼，让人看了就觉亲切。

“老规矩，牛肉面。”她笑笑地对掌柜说。

“小姐，你若爱上什么人，一定天长地久，一碗牛肉面居然吃几个月不变。”

“想找一个比牛肉面吸引我的男人，太难了。”

说笑间，手机响了，是公司所在大厦的管理员。

“Fiona，有人在等你签收文件，很急。”

房市淡季，公司的两个销售加上老板却都忙得无暇在办公室。芳菲明白，只有老板秀云徒劳地奔走在“潜在”客户中，其余的两人，各忙私活罢了。没办法，公司唱空城计，她只有牺牲午餐。

芳菲匆匆赶回公司，送件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她签收好文件立刻取出信，看了两分钟，马上拨通秀云的手机：“我们被告了。”

峰回路转

嗒嗒嗒急促的高跟鞋声，如雨点般在门外响起。“Shit，最近怎么这么倒霉！”秀云人未到声先至。接着，门一晃，一个穿着入时，手握 STARBUCK 咖啡的中国女人出现在芳菲面前。

“一个客户，两年前付了二十万澳元首期，买了世界广场的两个楼花。上月成交时房价狂跌，他既无法售楼套现，又不能负担贷款的高额利息，因而拒绝成交，损失了首付款。”

“这是按合同办事，有什么可告的？”秀云摘下 GUCCI 墨镜，不以为然地打断芳菲。

“他告你在销售过程中误导，使他相信这是稳赚不赔的投资。”

“这种事，口说无凭，让他告去！”秀云长舒一口气，心不在焉地问，“他叫什么名字？”

“程昊。”

“他叫什么名字？”秀云一字一顿地重复着，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程昊。”芳菲看见秀云的眼圈红了。

“怎么了，你？”

“没事，不，我……真的麻烦了。”秀云颓然地用手支住头，泪刷的一下滑落了。

芳菲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十一点半了，再不走，面试就不用去了。只是，她不忍留下秀云独自垂泪。她悄悄溜到走廊里，给那家公司的人事部打电话，说，有急事，要推迟面试。

人事部说：“今天你要见的是总裁，他的日程已满，很难安排其他时间。这是最后一轮了，你能不能尽量赶到？”芳菲正犹豫间，背后一个声音响起：“你还没吃午饭吧？快

去吧！”

“好，我这就到。”芳菲挂上电话，感激地望着秀云，她已恢复了平静，唯有眼神中的悲伤仍未抹去。这个程昊到底是什么人？他手里握着秀云什么证据？还有，她什么时候出来的？刚才的话又听到了多少？芳菲有些不安，却来不及多想，拎起包，走了。

赶到那家公司时，芳菲已气喘吁吁，前台小姐冲她甜美地一笑说：“请稍等。”她定神，在白色皮质沙发上坐下，透过对面的窗欣赏着情人港的美景——碧空如洗，海蓝如天，悉尼歌剧院点缀在一片宝石蓝中，如展翅欲飞的白天鹅。芳菲突然想起几年前，她第一次背井离乡时，在飞机上领略过的情人港风姿。当时的震撼虽无与伦比，但被孤独与思乡包围的她，还是对自己说：“我只是个过客，这一切于我，只是日历牌上的一帧风景照而已。”如今，她并没如当年预期的那样拿到学历就海归，而是把自己的生活与这帧风景融为了一体。

“嗨，Fiona，很高兴又见到你。”

昨天的面试官——财务总监汤姆走到大厅，热情地招呼芳菲。

“也很高兴见到你。”这句客套话，芳菲却说成了真心的。如果不是剑客的提醒，也许她和这位汤姆今生不会再见了。

“我带你去见总裁丹尼斯，昨天他刚巧休假。”

芳菲轻盈地跟在他身后，剑客的那句“当这次机会是捡来的”，把她心中仅剩的一丝紧张扫了个干净。现在，她心情放松得好像只是要和某人去聊会儿天。剑客，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开始对他言听计从了？

汤姆把她带到了一扇门前，透过半透明的玻璃隔断，她看到了一间极敞亮的办公室，里面有整墙的书架，整面的落地窗，和一张巨大的豪华办公桌。一个西装革履的金发男人看到他们后起身走来。汤姆扭开门：“丹尼斯，这是 Fiona。”芳菲打量着眼前的男人——微褐的肌肤，棱角分明的脸，居然是他，居然是他，那个昨天在海边“艳遇”的人，那个被她“整”得赤脚走回家的人！

从容应对

“很高兴见到你。”丹尼斯看上去一切如常，唯有微微扬起的眉毛，泄露了心底的惊讶。此刻的他，显得精明干练，和昨天赤脚钓鱼的人判若两人。昨天，他的眼神温暖热情，今天，他的目光炯炯，甚至犀利。人生在世，到底有多少不同的面相？

“请坐。”丹尼斯把他们带到圆桌边，等汤姆和芳菲落座后才缓缓坐下。

“我想，在汤姆面试过之后，我对你的专业能力已没有怀疑。今天，我想多了解一下你的管理经验。”丹尼斯说。

“管……理？”中介介绍这个职位时，只说主要职责是做报表，昨天汤姆的问题，几乎在教科书上都可以找到答案。她万没想到，这个工作居然“高级”到涉及了“管理”。在国内，她虽曾被架上公关部经理的位置，但，只做了短短几周实在谈不上有管理经验。

“请问当公司 System(系统)改变时，你如何与下属沟通？”

“系统？什么系统？硬件？软件？”芳菲的额头渗出了汗，一个简单的英语单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英文是母语的人很容易识别，却苦了她这个外国人。

“是管理系统。”汤姆小声说。

“管理系统？改变？”芳菲一头雾水，不明白丹尼斯指的是制度的改变、策略的改变？还是人事变动？

“你举个例子就好。”汤姆在一旁提醒。

“例子？”芳菲无奈地想，从未经历，哪来例子？看来今天是彻底砸锅了。突然，剑客的话在心头滑过，这就是一场脱口秀而已，反正，成功的机会在昨天就本该被击碎了。她望了望汤姆，后者眼光温和，像是鼓励她无论如何别放弃。

冷静下来的她，脑筋转得飞快。想到课本上的“Segregation of duty”(职责划分)，突然有了主意。

“比如，公司负责应付账款的人同时也负责银行账目，我就修改了财务部规则，建立内部控制制度，让另外一位同事管银行账目。他一开始不理解，说公司不信任员工。我就和他长谈……”编到这里，芳菲偷眼看了看丹尼斯，他的脸如石，没有表情，锐利的眼神，似乎能看穿一切谎言。芳菲再看看汤姆，他正冲她点头，这或许只是一种礼貌的表示，对芳菲却是莫大的鼓励。“我说，公司不但信任你，而且了解你做任何事都追求完美，但一人兼管两摊事，出了错不易察觉。新的内控系统，不只是为防弊，更是为最大程度地减少人为错误，使一切趋于完美。这不正是你和公司共同追求的目标吗？”她一口气说完，如释重负。虽然，这个例子不够完美，也不太可能在大公司发生，但如果她此刻是 Talk show(脱口秀)的观众，就会为嘉宾的机智鼓掌。

丹尼斯接下来的问题，刁钻依旧，但心情平静的芳菲，思路清晰，反应敏捷，竟然能勉强应付。面试结束后，芳菲长舒口气。无论成与败，她又有了宝贵的经验。不过，她窃以为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自己的表现几乎完美。

芳菲不知道，就在她走后两分钟，丹尼斯和汤姆之间，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仗。

“她根本没有大公司的管理经验。”丹尼斯说。

“她的主要职责是财务，不是管理。”汤姆耸耸肩说。

“根据美国总部的安排，你以后也要兼顾墨尔本、布里斯本的财务部。你不在悉尼的日子，她要担起一些管理职责。”

“那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她非常聪明，那时已经没问题了。”

“也许专业上可以，不过，她的英语虽然在移民中算很不错了，可毕竟不够完美。你需要一个有很强沟通能力的助手。”

“她的英语很容易理解，再加上聪明、热情，我不认为她和别人沟通有障碍。”

丹尼斯不再说话了。很明显，汤姆是不想找个太强的助手，尤其在他不在悉尼的日子里，他希望能有一个听话的、贯彻他意志的人，而不是与他不相上下，甚至能取而代之的人。他有些头痛，到底，该怎么决定呢？

芳菲赶回公司时已近两点。秀云不在，她又成了无缰之马，只是，这匹“千里马”无处驰骋，除了网上。面试告一段落，成败听天由命，她轻松地点开新浪娱乐版。依云和凌远的破碎婚姻依然是头条，只是比昨天多了些“小料”。比如“依云在三里屯喝酒买醉”，“传某歌星是第三者”，突然，一条“依云前夫三缄其口”的标题吸引她点开了链接，凌远的照片赫然荧屏上，画面的背景是她工作过两年的帝豪都会。凌远刚从奔驰中出来，正要走进酒店，一群记者早持长枪短炮地在等候，他头微低，略显憔悴，脸上全无表情。“久违了，凌总。久违了，帝豪。”万里之外，芳菲在心中默念这些曾经挂在嘴边的名词，脑海中回闪出与凌远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前前后后。

相识是错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帝豪都会的员工食堂内满是熙熙攘攘的人。芳菲看着长长的人龙，悻悻地排在队尾。

“芳菲，来。”她听见有人招呼自己，四下寻望，发现是柜台里外号叫“大勺张”的小伙子。

“怎么？”她越过人群，跑到柜台前。

“想吃什么？”小伙子讨好似的低声说。

“加塞呀？”

“嘘，小声点。你们人事部工作忙，行个方便嘛。”

“烧茄子、蘑菇鸡汤，谢谢。”芳菲笑得很甜，虽然她的工作一点不忙，但作为人事总

监老蔡的红人和一个相貌姣好的女孩，她习惯了被宠爱。

很快，芳菲接着一托盘饭菜，正准备找个清静地方坐下，手机响了。是男友小建，他们已经冷战五天了。芳菲得意地微笑着，想，他终于肯认错了。餐厅很嘈杂，她随便找了一张桌子放下托盘，然后快步走向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接听电话。

“小菲，这些天，我想了很多，今天终于鼓足勇气想跟你说……”芳菲屏住呼吸听，“我们，时间到了。”

“你说什么？”芳菲的呼吸有些急促。

“我不想再骗你，那天你在街上看到的那个女孩的确不是我表妹，她是我同事，也是我真正喜欢的人。”

芳菲感觉自己的呼吸停止了，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吐出一句：“我要见你。”

“不必了。”

芳菲默然。

“我还是你的朋友。”

“蓬头鬼吧！”

她挂上电话，木然地回到桌旁，任泪水在眼眶打转。她下意识地拿起筷子，往嘴里送着什么，却食不知味。

突然，一个轻柔的声音飘到耳边。

“小姐，你吃错饭了。”

“吃错饭？我看你吃错药了。”芳菲不假思索地说，然后抬起头打量着对面的女孩。她看上去面生，不过，酒店员工几百人，相遇不相识并不稀奇。女孩儿没说话，只是微笑，神情中有一份与年龄不相称的持重。

芳菲定睛看看自己面前的托盘，烧茄子变成了笋片，蘑菇鸡汤成了白米粥，果然吃错了！

不过，今天她没有道歉的心情，事实上，她很想找人吵顿架。

“我又不是存心的。我的那份还没有动过，你可以吃呀！或者再去领一份嘛，什么大不了。”

女孩依然沉默，转身到柜台补要了一份。她的忍让，让芳菲一腔的郁闷无从发泄，那如缕如丝的痛，无可逃避地搅乱着她的心。芳菲再也吃不下去什么，把筷子往桌上一扔，起身离开。

她梦游般地回到办公室，想趴在桌上静静睡一觉，或悄悄哭一场，不料人事部总监

老蔡却突然出现在面前。老蔡已年逾五十，白皙油亮的皮肤，染得油黑的头发，再加上为人的油滑，为他赢得了“菜子油”的“美誉”。

“你到我屋来一趟。”

芳菲别无选择，跟着老蔡进了他的办公室。

“芳菲，这期店报排版了吗？”

芳菲当年在大学学生会，做过校报主编，进入帝豪后，老蔡让她继续编报——店报。平日，芳菲对这项工作很有热情，因为不仅可以时不时采访酒店高层，还可以出席每周的中层例会，见不少她这个级别的人见不到的世面。但今天，她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致。

“发电报？哦，店报，没有。”

“你下午去采访一下新公关部经理蔚蓝。”

“好。”

“她和总经理凌远渊源颇深，你言谈间谨慎点。”

“好。”芳菲呆呆地回答，木木地点头。

“还有……”老蔡把头仰靠在椅背上，冲芳菲微笑。若是往常，她一定能敏感地察觉，又有重大决定要宣布了。可今天，她的思绪游离在远方。她看到老蔡的嘴一张一合，说出的话却流不到她的耳中。

“明白了？”老蔡的长篇大论终于被这三个字终结。

“明白。”芳菲下意识地说了。

“那，明天开始你就去公关部上班吧！”

“等，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芳菲瞪大眼睛，好像看见太阳西升。

“我不是讲过了吗？”

“我，我刚才一心想着店报的事……”

若是对别人，此时老蔡一定会把神情弄得很严肃，但对芳菲，他的微笑就像招牌，一旦挂出来便不轻易收回。

他又耐着性子解释道：“你是学公关的，理应去公关部。但去年毕业时，那里碰巧无缺。而且，你知道我，还有董事长马克与凌远素来不和，可偏偏他控制着公关部。这小子虽年轻，背景却极深，连马克也要让他三分，我实在爱莫能助。但我与你父亲三十年交情，不能甩手不管，只好先把你收在人事部。现在，趁公关部大换血，需要人，我把你推荐去了。”